

母亲的几个瞬间

□吴新生

天鹄

副刊

在长长的一生里，为什么，我们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。

其实，每个人的一生，或急或徐，都是在行走。周末回老家，我和女儿缓缓地行走在田野里，行走在山岗上，行走在水库边。水库孤独落寞，像一个如母亲一般的老人。我们的面前，两个长短不一的影子一前一后缓慢前行，这让我想起这些年来亲人之间一程一程的相送，如水面融化后层层漾起的水纹，最终无声无息地沉入生命之海。

母亲的故事很多，出生在那片土地上，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故事都很多。生活的贫瘠，物质的匮乏，丝毫不影响他们在一片空旷里变着花样地创造快乐，滋养日子。
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母亲就一副坚强乐观的表情。无论生活多么困顿，她都会如花草面向阳光，报以盈盈笑脸。

我的眼前浮现出刻在心里的画面：冬夜，我窝在温暖的被子里，而母亲在昏黄的灯下，躬着身子坐在织布机前，双手不停地来回摆动，耳朵里传来哒哒的声音。

这种敲打着节奏的尘世梵音陪伴我许多年，成为留在我记忆里最有生命力的回声。母亲喜欢看戏，在她去世的前一天，我回家看望她，也许是回光返照，那天母亲神志特别清晰，她半躺在床上大声地对我说，你明天把家里的电视机带回来，我就躺在床上看。

这么多年，我想起母亲一回，心里就疼一次。我能想象，母亲那么乐观，她那么恋着这世间的一切，临去时内心充满了对尘世怎样的留恋与不甘心，在我大声哭喊她离去的时候，她的灵魂也一定发出了巨大的哭声。

那是我退伍回乡的那一年，由于工作得不到安排，更由于当时我要创业，想自己借钱做生意，而母亲认为我人老实，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，她坚决反对，我觉得母亲不懂我，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。

“连死都不怕，还怕活着？”我记得那天她说这话时声音很大，手里切着面，随后又将又匀又细的面条扔进滚沸的锅里，灶台前腾起的庞大白色蒸气迅速将她掩盖。

“我相信，我的儿子不是蠢种！”她捞起面条轻轻地放入碗内，重重地甩出了这句话。

是的，只有我的母亲，将每一个平淡的日子活出了响声。即使所有的日子被风霜雨雪打磨过，被山山水水浸润过，她也会顶风冒雪，蹚河而过，将生活的一亩三分地种满红花绿草。以至于这些年我常常想，走后的母亲早已在另一片天地开辟出她的人间田园，她一定日日弯身在一片即将收熟的瓜秧里，休憩在一棵参天大树下，流连在塘边的菜地里和房后的水沟旁，看鸡鸭满笼，听狗吠猪叫，远处的远处，必然是稻浪起伏，草木绵延。

母亲姊妹三人，她娘家没有兄弟，只有一个远房的堂兄弟，小时候曾帮助过外婆家里挑柴担水。有一年我在部队回家探亲，母亲领着我专门拜访他。大热天，母子俩步行二十里地风尘仆仆赶到他家，母亲顾不上喝口水，忙着往出拿我们带去的礼物，想让她那堂兄弟亲口尝一尝。那一刻，我凝视着母亲脸上的骄傲与自豪，我知道，母亲此时捧出的不只是红彤彤的苹果和软糯香甜的高粱饴，她捧着的分明是一颗感恩的心。这个十七岁时两手空空离家颠沛流离的少女，即使经过半生的风吹雨打，困苦操劳，也没有将做人的真诚善良丢弃，这么多年，她一直将家乡赋予一个普通女人的最珍贵的品质，牢牢地藏在灵魂深处。

日子终会陈旧，回忆却永远崭新。每次吃鱼，我都会想起母亲：她喜欢事先处理好鱼刺，一点一点地，再放到我碗里。我身体不太好，不能摄入太多脂肪。这一幕发生在我三十多岁。现在再没有人会为我这样细心地处理鱼刺了。

她从乡下来我家小住，但我那时候事业刚刚开始，诸事不顺，内心郁结，只是自顾自地埋头吃饭。一抬头，就意外看到了她在帮我挑鱼刺，鼻子一酸。

我不爱吃鱼，但母亲最爱吃鱼，她只想把她心里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我。而那过后没多久，母亲便不在了。后来我也对自己叛逆期的孩子说：“我承认，爸爸有时候不够懂你。但我依然希望你，我们之间的那些分歧永远都不会影响爸爸爱你。”

后来每一次吃鱼，都会想起母亲，都会与记忆里的她重逢：一个不理解我，不支持我，但固执地爱着我的女人。

时间是一个轮回，而母亲早已走出了时间。但我知道她的爱，一直在这里。

原上萋萋芳草，春风有信。离去的万物复又归来。老屋檐下密密麻麻的燕子窝又萌发生机，春燕又忙碌起来了。可是母亲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

买挂钟的故事

□武新华

小时候，我特别爱看家里墙上的挂钟。挂钟的钟摆左一下、右一下地日夜不息地摆动着，分针绕着圆形表盘一格一格不停地向前行走。我时常被它发出的“嘀嗒、嘀嗒”的走动声音吸引，就像心跳的心脏，永远为我们开启下一秒。我更爱听那清脆悦耳的报时敲响的钟声，“噔、噔、噔”，每一声都触动心弦。

那是50多年前了，母亲为家里买挂钟排队抢购的那件事，至今我都无法忘记。

那时，我家住在沈阳市大东区黎明家属区的红砖平房。

1975年夏，妈妈下班回家高兴地说，据单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，明天早上黎明厂北国营商百货商店卖“孔雀牌”挂钟。而且不用凭票购买，零售价为50元，相当于母亲一个半月的工资，普通家庭咬牙也要买，这可是很难得的机会呀！

那时，一般买东西都是凭票凭证供应。如买馒头烧饼要粮票，买布要布票，就连买块豆腐还要豆腐票；去粮店买粮食要粮证，到煤场买煤要煤证。那时，一票难求，就是有钱也未必能买到生活所需用品，更何况像家用钟表类稀缺紧缺商品呢？

母亲说，明天一定要去买挂钟。之前，家里早就想买了，由于没有钟表供应券，所以一直等在。

当晚，妈妈就去同事家让她给单位请病假半天。

第二天，妈妈很早就骑车去厂北商店了，连早饭也没吃。等到商店门口一看，队伍排得很长，绕过一条街，大约有八九十人，说明还是来晚了。据早来的人讲，凌晨时就有拿着小板凳陆续排队了。那天商店卖挂钟程序是，当人们排队到窗口交完钱，就可以拿到买挂钟的发票，说明挂钟买成了。然后，不用再排队了，拿购物发票直接到商店柜台取挂钟。

那天，在商店门前排队时正赶上上班时间，当匆匆赶路的行人看见商店门口排着长长队伍，便有好心的人从自行车上下下来向排队的人打听，这是买啥？当他们得知商店卖挂钟不用凭票时，一下就刺激了这些上班人的购买欲望。有些人干脆班也不上了，并告诉回家取钱的同事让人赶紧送钱来，自己先在这里排队，这部分人也加入到买挂钟的行列。所以，排队的人越来越多。此时，排了大约有200多人，然而，后面还有人陆续跟着排队。

当一群男女老少从商店门里走出来，手里都提着挂钟，满脸笑容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像刚办成一件大事凯旋。这时，排队买挂钟的人心里都非常着急，尤其在队伍后面的人，心里就不淡定了。焦急的神态都挂在脸上，担心等排到窗口时，挂钟早就卖没了。而在排队的人群中，还有人不时散布着挂钟数量有限完为尽的消息，并在队伍中快速传播。

刚开始，队伍排得还算秩序井然。当母亲离窗口还有五六人排队时，后面排队的人群就开始躁动起来。有人说，这队不能再排了！就是排到窗口也买不到挂钟。紧接着一些年轻人和腿脚快的人都一窝蜂地快步冲向窗口。此时，窗口已成为人们蜂拥争抢的阵地，出现了人挤人的场面，处于完全失控和混乱的状态。为买到挂钟这些人也都拼命了。

这天，妈妈为买挂钟事先做了准备工作，听单位同事讲，买东西时最好把钱放进饭盒里，这样既醒目又不容易把钱挤丢或弄错。当窗口收款人从你手中接过饭盒取钱并开完票后，便会把饭盒放

回你手里。另外，排队也是讲方法的，一定要紧靠墙边排队，不然就会被挤出人群。

在那个年代，这是经常排队买东西的人总结的经验。

这次，妈妈买挂钟就用上同事告诉的方法，事先将买挂钟的钱如数放进铝质小饭盒里。妈妈身材不高，但很灵活，紧靠商店墙边一点点地向窗口挪动，终于将手中的饭盒伸进窗口。

一会儿工夫，开票人就将收款发票装入饭盒中递给妈妈手里，她拼尽全力挤出了人群。

母亲将买回的挂钟挂在家中坐北朝南的墙上，让挂钟面对屋里朝南的窗户。看着挂钟在那里一下又一下地稳健地走着，一家人心里都特别高兴，都喜欢得不得了。因为，这不是家里无用的“摆设”，这可是全家人的宝贝呀！

当时，这是家里响当当值钱的一大件呀！

可以说，那时家里能买到“孔雀牌”挂钟真的不容易。挂钟总算买回家了，一家人再也不用为没有钟点发愁了。因为，抬头就能看见墙上的挂钟。

“孔雀牌”机械挂钟产自辽宁丹东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家喻户晓，属名牌产品，是那时人们心仪的商品。

这台机械挂钟，全铜机芯，纯实木精雕细琢的外壳，从外观看，在银色简约刻度表盘上有醒目的1至12罗马数字，并有两个表针，时针短粗，分针细长，在挂钟下面还有一个银色钟摆。

当挂钟钟摆停止摆动，指针就不走了。说明该给挂钟上弦了，一般要半个月上一次弦。在挂钟银色表盘上有两个专用圆孔用来上弦，挂钟自带专用的铁钥匙，将铁钥匙插入圆孔中按顺时针拧十四五下即可。

这款挂钟不但走时准确，而且，挂钟报时敲响的钟声清脆好听，钟声传得很远。报时钟声是按钟点数来报时的，当时间走到1点钟时，就敲响一下，走到12点时，报时钟声就敲响12下。悦耳动听的钟声传到耳朵时，让人感觉很温馨。

家里有挂钟的消息很快便在大院传开了，邻居们都来家里看，这成为大院新闻。而家里有“孔雀牌”挂钟，在邻居们面前特别有面子，还得到了大家称赞。

当时，挂钟在家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。在那个年代，能拥有这样品牌的挂钟是老百姓心中的梦想。

当爸妈到上班时间，我们该上学的时候，一家人眼睛都要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墙上的挂钟，好像时间在发出提示。

现在，我还时常想起家里那台老挂钟的模样，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从前。可以说，那台挂钟记录了我们一家人的晨起暮息、一年四季，并在一声声嘀嗒、嘀嗒走动中陪伴我们度过幸福的时光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，石英钟和电子钟逐渐取代了老式机械挂钟。而这种钟表不用手动上弦，在钟表后面放一两节电池即可。

像这样老式机械挂钟，早已退出历史舞台。但其历史价值备受钟表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与追捧，被纳入收藏范围。现在，尽管挂钟不时兴了，但老挂钟仍然保持其独特魅力，那悦耳的钟声依然能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。

挂钟仍在发出一声声“嘀嗒、嘀嗒”地走动，那是时光齿轮转动的声音，它在默默记录着时代的脚步声，也见证了城市的发展与变迁。

“孔雀牌”挂钟见证了我们一家在沈阳生活的那些难忘日子，也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与美好记忆。



《母爱》版画 30×42cm 蒙希平

暖阳

□张子煥

一个周末的下午，街道上飘散着细密的雪花，美丽、浪漫的气息笼罩着整个冰城。远处的景物若隐若现，仿佛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。各种车辆在宽阔的路面上往来穿梭，喇叭声、引擎声此起彼伏。我与妻子刚刚参加完一个活动，心情愉悦地说着笑着驾车回家。

“小心有人！”妻子突然一声惊叫。

我急踩刹车，定睛注目，见一个小女孩穿过马路飞奔而去。好险啊，我心里默默说了一声。然而还未来得及庆幸，只听车后部“砰”的一声响，立刻意识到可能被追尾了。于是我马上靠边停车，急急忙忙跑下车。此时，一辆自行车正倒地滑行，周边滚动着各种水果，以及洒了一地的，冒着热气的饭菜。因骑车人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从侧面没看清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。我和妻子迅速跑到近前仔细辨认，发现是一位年长的阿姨。

我俩边扶阿姨边急切地询问：“阿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要不要去医院？”正当我要拨打120时，阿姨缓缓地坐起来：“没事没事不用去医院。”之后望着地上的物品，心疼地落泪。

我俩扶起这位阿姨走向路边，以防止再次发生事故。阿姨边走边说：“我老伴身体不好，今天女儿又病了。我急着去看望女儿，骑得太快又精神溜号，撞到了你们的车。”说着，阿姨轻声地抽泣起来……我俩不停地安慰阿姨，请她不要难过，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阿姨嗫嚅着问：“一定把你们的车撞坏了吧？修车的钱我出，如果钱太多，给我点时间，慢慢赔。”我俩告诉她：“自行车的冲击力没有多大，撞不坏，只要您没有事就好！”其实我俩下车后根本就顾不上看车，毕竟倒地的人最重要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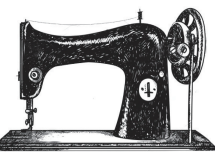
看着善良的阿姨，我很感动，她自始至终没有一句埋怨我急刹车的话。我认为责任在自己，行驶中没有保持足够的专注度，突然刹车，导致后面的车辆很难停下来。出于歉意以及对阿姨一家境遇的同情，我掏出几百元钱递给阿姨，可阿姨却执意不收。我又掏出名片塞入阿姨口袋里，请她有什么事尽管找我。阿姨摆摆手，拍了拍身上的污渍，一瘸一拐地走向自行车，默默推着车走了。我快速走到我的后备箱，把朋友送的诸多土特产提下来，追上阿姨，放到她自行车的后架上。

事后许多人提醒我：“你小心啊，有一些碰瓷的人，当时告诉你没事，过后找你说了严重内伤，讹诈得很，还不如当时去医院有一个明确的检查结果呢。”我感到后怕，凡是接到陌生来电便心惊胆战。然而，阿姨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。

那天，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动。我与妻子搀扶着阿姨向路边走时，有两位骑电动车的外卖小哥，不约而同地停在“事故”现场。一位小哥扶起阿姨的自行车推到路边，仔细擦掉车上的泥巴，并校正好掉歪的车把。另一位小哥在我们身后跑来跑去，指挥来往的车辆绕行。天很冷，但我相信两位小哥的心是滚烫的。这一切像是巧合，却又是那么自然顺畅！那一刻，我的内心有种莫名的感动和震撼，一股暖流迅速涌遍全身。正当我要谢谢他们时，两人又不约而同地骑着电动车远去了。我知道，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宝贵的，他们不是在骑行的路上，就是在攀扶着楼梯，有时慢上那么几秒或几分钟，都有可能遭遇“差评”。

这件事虽然过去了，但那两位做好事不留姓名的外卖小哥，一直让我记忆深刻。是什么让他俩停下来帮助我们？或许，他们当时什么都没想，只是在看到事故的一瞬间，做了令人暖心的事。我想，今后若再遇到哪位外卖小哥送慢了一点，或正气喘吁吁站在我面前说“对不起”时，是不是应该多些宽容与理解？晚了一点，或许是在奔跑的途中遇到突发事件，或许因做好事耽搁了一下？

哈尔滨的美丽，不只是一盏盏晶莹剔透、流光溢彩的冰灯，还有哈尔滨人一颗颗包容善良的心。一件件朴素动人的小事，让这座冰雪之城，暖意长存，温柔向阳。



母亲的缝纫机

□陈思雨

每次去姥姥家，总是不自觉地走进老房子。即使姥姥已经搬进新房子很多年，我还是对老房子情有独钟。老房子在新房子后面，常年没有光照，走进总有一股发霉、潮湿的味道。房门口处放着一位和我年纪一般的“老伙计”——一台老式缝纫机。

母亲年轻时学过一段时间的裁缝。那时候她17岁，看着同龄的孩子都去上学，她也去。母亲的手很巧，悟性也高，没多久就学会了。自此家里缝衣服、改裤脚的活儿都被母亲包揽，母亲成了“家庭裁缝”。后来，在母亲出嫁时，姥爷特意选了一台缝纫机，作为嫁妆之一。

这台老式缝纫机的机台是黄色的，机身通体是黑色的，它陪伴了母亲很多年，从她出嫁到我出生，一直安稳放在我的家中。

还记得儿时母亲给我换裤脚的情景：线从孔中穿过，母亲推动轮子踩着踏板发出哒哒哒哒的声音，不一会儿裤子就换好了。那时候的缝纫机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东西，我尝试拿着几块布条，学着母亲的样子踩着缝纫机，想象着自己也能做出漂亮的衣服。

上学时，母亲用缝纫机给我做套袖。我总和她吵，直接买不就得了。她却觉得，自己选的花布结实耐用，再说，做也不费什么工夫。母亲选择的花布都是耐脏的颜色，对于当时喜欢鲜艳颜色的我来说是十分抗拒的。直到有一次，母亲终于选到了我喜欢的花色，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是块天蓝色的花布，上面的图案是棕色的小狗。母亲做好后我欣喜地每天都要戴着去上学，到了学校还和小伙伴炫耀我的“妈妈牌”套袖。后来，戴的时间久了，花布的颜色不再鲜艳，松紧带也越来越松，母亲又做了新的给我，但我却觉得都不如最初的那个好看。

一直到我上初中搬到新家，家里没有空闲的地方放缝纫机了，母亲便把缝纫机搬回了姥姥家。姥姥在闲暇时会做些小枕头、拖鞋之类的物件，缝纫机的使用权就到了姥姥那里。母亲偶尔去姥姥家时，会把家里需要改的衣服裤子带过去，只不过她的眼神没有那么好了，近几年穿线的活儿就交给了我。现在，缝纫机踏板发出的已不再是最初清脆的哒哒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上了锈的吱吱声。仿佛母亲在很吃力地踩着踏板，而踏板在使出全部的力气回应母亲。

缝纫机年头久了总是出毛病，姥姥和母亲抱怨缝纫机不好用，神奇的是，每次母亲一去它就好好好地“工作”了，让姥姥也很费解。母亲这个时候就会骄傲地说：“这是我的缝纫机，所以听我的话，我俩有默契。”姥姥也会笑着说：“是是是，还是你用好使。”

这台缝纫机见证了姥姥家搬进新房子，见证了我的成长，伴随着母亲度过了最美好的岁月。天气好时，姥姥和母亲会把这台“老伙计”搬到院子晒晒太阳。母女俩就一边裁着活儿，一边唠着家常。缝纫机在母亲的脚下发出吱吱的声音，就像一个迟暮的老人，从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到老年的阅尽沧桑。

岁月流逝，老房子里的老式钟摆依旧在转动，屋外的台阶逐渐布满了青苔，这台“老伙计”却未曾染上灰尘，静静地等待有人再次使用，去一次次地证明它存在的意义。



请关注“黑龙江日报”APP
文旅频道 妙赏龙江